

优柔 的 执著

中国文化没有逼着大家信奉
一家之言，随取随予，随予随
方便自由的，比如诸葛亮既是

百家学说，都是
跨家取舍，很

文字在乎湿：心灵的灌溉，本无须倾盆或
者瓢泼大雨，最适宜的方式，有清凉，更有温暖；有姿态，更有
精髓；最是那缓慢的融化，沁人心脾。

王丰江
著

优柔的执著

王丰江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柔的执著/王丰江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607-4067-6

I. ①优…

II. ①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8415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20×1000 毫米 1/16 17.25 印张 297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作者簡介

王丰江，1965 年出生
于山东招远；1987 年从复
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
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至
今。自认为是读书人，喜
欢写作。曾为《山东广播
电视报》、《体育晨报》等报
纸撰写专栏文章，也曾发
表少量文学作品。



自序：与《优柔的执著》 有关的几个关键词

一、疏离

我对这个世界或者社会产生疏离感，应该是开始于十四岁那年。那时候未必知道疏离这个概念，不过，疏离感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

那是1979年，我刚刚进入青春期，有着与同龄人同样的兴奋、同样的困惑以及同样的变化，唯一不同的是，那一年我的父亲因病去世了。一个普通家庭或者一个普通家族的顶梁柱去世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人类、对社会、对局外人都没有丝毫影响，对于这个家庭的长子来说，影响太大了。要将这种影响完全表达出来是不可能的，大约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挫败感与进取心同在，彷徨感与责任心共生。更令这个长子无奈的是，父亲的去世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系列变化必然接踵而至……

这些变化，既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对于合理的变化，我能够接受；对于不合理的变化，我无法接受，但是不能接受又能怎么样呢？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能怎么样呢？鲁迅先生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先生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在看到“世人的真面目”之后他老人家拥有一种什么心态，于我，这也是说不清的，勉强为之，可谓“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因为长子的身份而强化，原因在于，长子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可是他根本没有能力承担，于是，郁闷、怨恨、内疚、无奈等不良情绪持续发作，并纠缠在一起，在他和外环境以及人际关系之间树起了一道越来越“隔膜”的墙。

我确定“疏离”这个概念，是在十多年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几年，与这个世界有了更多接触，对社会环境有了更多认识，却发现无法与周围的人事完全融合。不是格格不入，也谈不上伤感，只是疏离。



那时候，田震的歌曲非常流行，听着听着，我听出了“疏离”这个概念。单以歌曲而论，田震的风格应该这样表述：亲近地疏离或者疏离地亲近。如果以为她在亲近，却又分明感受到疏离；如果以为她在疏离，却又分明感受到亲近。“人向西呀风向北，其实也无所谓”，怎么可能无所谓？然而，就是无所谓。无论你理解为“有所谓”还是“无所谓”，无论你理解为亲近还是疏离，都是错的，正确的只是自己的切身感受。

田震的歌曲让我明白了这样的事实：疏离（感）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表现出来；无论以歌曲的形式还是以文字的形式，只要表现出来，就是文化。人有疏离感，未必是坏事：他可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干什么、到底想干什么，而不必像很多人那样随大流——坏处是有可能无法与时俱进，好处是有可能避免同流合污；他对自己接触到的东西都抱有批判的眼光，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视角和结论——坏处是更加疏离主流社会，好处是有可能明德、良心安宁；他可以摆脱世俗生活、仰望星空——坏处是很可能无法取得世俗眼里的成功，好处是自我超拔……总之，好与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奇怪的是，在确定了“疏离”这个概念以后，我淡漠了曾经热衷的西方思潮，疏远了曾经拥有的经世济民念头，一头扑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怀抱中，在业余时间大量阅读儒佛道的经典作品，而且重新拥有了写作的愿望。

又一个“十多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与这个世界或者社会更加疏离了。刚刚过去的这十多年，正是我们国家我们周围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我却成了“奥特曼”（OUTMAN）。换句话说，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占据了主流，官场强化了话语权，我却沉迷于传统文化、耽于读书写字，这不是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吗？这不是疏离吗？

而且自己与曾经的自己也疏离了。要说明“自我疏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仅举一个边缘的例子：多年前，我的感受力很强，记忆力更强；最近十多年来，我却越来越忐忑地发现，记忆力正在急剧衰退，无论现实人事还是文化储备，都很容易在记忆里丧失。即便加倍努力，我也只能像西西弗那样，日复一日地滚石上山，却永远无法达到想达到的高度。

如果我也能像西西弗那样，愉快地唱着歌儿，不知忧烦，不问明天，那该多么幸福啊，可惜我做不到，不仅做不到，连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境界也体会不到。这又使我感觉到了疏离：在个人努力和终极目标之间，存在着横亘无垠的鸿沟。当然，这是人类的大问题，只是我的小问题，因为你无法奢

望自己能够单独地跨越这道鸿沟。

今天的我确认，疏离是一种很有趣味的感觉，仔细地品尝它未必不是一种享受。如果你想弥补与这个世界或者社会之间的疏离，很困难，但是有可能；如果你不想弥补，那就必须承受它带来的所有好处和坏处。既然你疏离了这个世界或者社会，这个世界或者社会也会疏离你，而且疏离无所不在；既然你疏离了铜臭味，那就应该安贫乐道，既然你疏离了官场倾轧，那就可以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疏离的对面，甚至在疏离的内核里，一定存在着坚守。反之，亦然。

二、另类

疏离或者坚守的程度一旦超越了“常态”，个人就会成为世俗眼里的“另类”，这是一种颇可玩味的现象。

我比较擅长掩饰自己的内心，也许不是掩饰，只是拙于或者情于表达罢了，似乎不曾被周围的人们看作另类。熟人社会对我最另类的看法是，“你怎么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呢？”我的回答很另类，跟顾城的诗句正好相反：人类给了我光明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黑夜。与忙碌的白天相比，黑夜更加美好。在黑夜里，我就是自己，只是自己，可以像曾子那样三省吾身、自我检讨，也可以像晚年的牛顿那样仰望星空、搜寻精神世界那些仍然在接二连三地“坠落”的苹果；更经常的，可以坐着、趴着、站着、蹲着、弯着、躺着读书，还可以写点文字；偶尔，还可以与杜甫共同欣赏“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的景象，或者与林逋一起品尝“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境界，惬意得很，夫复何求？

我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跟工作也多少有点关系。值夜班的时间久了，生物钟混乱，有时候想睡却不应睡，不敢睡；有时候应睡并且想睡，却睡不着，非等到天边吐出亮色不可。

熟人社会对我另一个比较另类的看法是，“你为什么不参加职称评定呢？”我的回答模棱两可，从来没有完全披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实际上，主要的真实的原因只有两个：主观上，我更愿意仰望星空，沉迷于丰富而且复杂的精神世界，却不愿或者无能力在现实世界里操作，更不愿违心操作，有一种今天的多数人难以理解的坚守心理，可以划归“傻帽”行列；客观上，职称评定以及其他的等级评定设置了许多可有可无的门槛，是我不愿或者无能力达到的。这再次反映出我对这个世界或者社会是多么疏离。

还有熟悉的朋友曾经不客气地指出，“你说话经常不太利索……”是的，我供认不讳，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太差了。但是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而且复杂、庞大，无法说清楚，也不可能说完。主要原因有两个：一者，词不达意。有些东西是无法表达的，越想表达越徒劳。二者，言不尽意。你只能表达部分真实的想法，其他的只能烂在肚子里。与口头表达相比，文字表达更容易达意、尽意；当然，任何方式的表达都永远无法达意、尽意，最佳的表达也只不过“臻”于完美而已。

事实上，我愿意承认自己是另类，甚至希望被别人看作另类。

据我观察，无论疏离还是坚守，在所有人的身上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你看到有人目光空濛甚至空虚，那么他一定有疏离感；你看到有人慢半拍甚至迟钝，那么他一定在坚守着什么。疏离或者坚守达到一定程度，是另类；另类突破“合理化”范畴，只能自取灭亡，或者成为人们眼中的“疯子”；在“合理化”的最佳状态里端坐的另类，要么是智者，要么是隐士，也可以说是圣人。毫无疑问，大多数的人们都处于疏离或者坚守的常态，甚至连自己都感觉不到，既平淡又幸福。

最为世人羡慕并诟病的另类，是那些政治家和官员。他们的疏离和坚守都非常明显，却“天然地”（天子般）扎根于世俗生活又高于世俗生活，总是能够同步得到精神层面的成就感和物质层面的成就感。他们得到的和失去的一样多，有时候得到的更多，再加上“同步性”，构成了世人羡慕或诟病的理由。

最为世人接受甚至称道的另类，是那些一生只做一件事而且做成了的人，比如西天取经的唐玄奘、在大罐里搅拌镭的居里夫人、沉迷于数学研究的陈省身和陈景润。他们对“专业”之外的事情很疏离，对自己感兴趣的“学问”很坚守，从功利的角度来说相对容易成功，从人类的角度来说很有必要，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却是深具冒险性的：我们看到了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成功人士，却几乎看不到、就算看到也几乎不会称道那些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失败者。当然，既然你选择了“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一定要承担风险，而且能够从“失败”中得到乐趣，无怨无悔；话说得再直白一点：你怨悔，没用。

保罗·萨特说：“人不仅是他自己所设想的人，而且还是他投入存在以后所自愿变成的人。”我自愿变成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另类，最好是成功的另类。可是，太难了。

三、边际

我很早就确定了今生要做的事情。当我在小学三年级改写战斗故事的时候，

当我在初中写《我的理想》的时候，当我在高中发表（一篇很臭的）短篇小说的时候，这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不过，从进入大学开始，这件事情出现了反复，也许是得到了拓展：文学是一种表达，不过，表达有更多更好的方式。

当这件事情拓展到人文领域以后，我遇到了巨大的、无法克服的困难问题。它就是“边际”。

边际，老子称之为“微”，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按照我的理解，边际或者微是与“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你怎么知道边际在哪里呢？毫无疑问，我们这个世界或者社会是有边际的，并因此而有规矩（规矩是比较具象的、可操作的边际），问题在于，这个边际和规矩应该达到什么程度呢？太宽了，个性发挥的空间大，个人就不能、也没有理由指望别人帮助你；太窄了，社会关怀的密度很大，个人会有被控制的感觉，辗转腾挪很不方便。

于是，中国人发明了“中”的概念。《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很玄妙，很难把握。为了图省事，我把“中”定位于两条或者四条边际的中间，就像智者把0定位于1的前面是同一个道理。问题在于，“中”和“0”在物质世界里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你也永远找不到，永远抓不住；只有触摸到边际，你才有可能感受到中的存在，甚至有可能感受到它存在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可是，你怎样才能触摸到人类社会的边际呢？如果触摸不到人类社会的边际，你怎样制定“中庸”的规矩呢？数千年来，人类的最优秀分子殚精竭虑，设计了无数社会制度，却从来不曾达到中庸或者完美的境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问题。它就是边际或者微。

为了克服这个根本的困难问题，人类的优秀分子不惜人为地设置边际，比如有人创建宗教或者党，比如我们把地球以外的存在称作天空或者宇宙（很自然地，建党者永远在党内，地球也永远在宇宙内），企图通过这种人为的边际，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求“道”。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相当于天花板，与世俗生活这块地板一起构成了你安身立命的空间；大多数时候，你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气定神宁、充实愉快，但是，偶尔地，你也会疑惑：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吗？人生只能如此这般吗？于是，天花板裂缝了，烦恼再次产生了。这就是李海鹏先生的烦恼。他说“我永远接受不了，为什么十几岁的少年，不驯服于体制就没有活路”，其实你应该接受，道理很简单：体制即人为的边际、即活路，活路即人为的边际、即体制。

人为的边际，大多以“大道直行”的面目出现，比如汉字里的义、气和面子，比如“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家贫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好像有明确的边际，但是“原心”怎么原？“论迹”的迹有什么可量化的标准？比如城市（化），用一栋栋边际明确的大楼、一条条边际明确的马路，拉近了市民之间的直线距离，问题在于，人们的情感会不会因为城市（化）而变得疏远呢？市民的抽象距离是不是因此而拉大了呢？一条人为的边际产生了，却带来更多无边无际的问题。

人类的种种努力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可期可待。期待什么呢？期待“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但是“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吗？恐怕没人能够给出既正确又肯定的答案。

聊可自慰的是，我们的目的能够部分地达到，只要想部分地达到就能达到。横放在田赛场地上的那根栏杆，总有一天会有人跳过去的，即便没人跳过这根栏杆，肯定有人跳过比它低的栏杆；当径赛场地的两条白线内活跃着紧实的肌肉的时候，我们能够不停地惊讶于人类的身体极限。这些目的之所以能够部分地达到，是因为它具有人为的明确的边际。换句话说，刘翔的成功，得益于他的跑道上还有两条白线，还有10根栏杆；玄奘不朽，是因为西天再远也是有尽头的；居里夫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因为她反复搅拌的大罐里确实有镭；陈省身和陈景润的成功，得益于他们的选题是确定的，也就是说，这道数学题是否解开，有一个可以明确的判断标准。

没有人可以忽视他们的成就，没有人可以不尊敬他们，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清晰地看到竞技体育场上的边际，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到竞技体育场上创造记录。“最”没有边际的，就在人文领域：历史没有完全的真相，哲学没有穷尽的高度，文学没有珠穆朗玛顶峰……甚至在历史、哲学、文学、美学等等之间，也没有清晰的边际。因为它们都在探求终极意义，都在探索“妙”，老子“常无欲以观其妙”那个妙。

“妙”不可言，玄之又玄，既是一个没有边际的无底洞，又是一束撑破天的光亮。等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却已经深陷其中，想逃跑都跑不动了。

我愿以自己的悲惨遭遇提醒各位，如果你想进入天堂，请观其妙；如果你想进入地狱，请观其妙。

四、合理化

既然无法逃脱，我必须安之若素；既然安之若素，我必须妥协。妥协是个好

东西，它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能摸到这条边际，就去摸那条边际；如果这条那条边际都摸不到，你就呆在原地不动；如果你呆在原地不动却在身体上挂着一块牌子，上书“全力发呆中”，那就妙不可言了：它一方面避免了别人的干扰，另一方面又有可能给别人启发，这不成了文人了嘛？！

我感谢妥协。感谢它给了我写一些不成熟文字的机会，也给了我虽然不成熟仍然要写下去的理由。看！这不是在庙堂里蹲着、在荒野里站着拉屎吗？听！这不是在厚着脸皮、在涎着口水自我辩解吗？

这是合理化。大致而言，合理化是对疏离予以弥补，对坚守进行软化。换句话说，你可以疏离，但是在疏离的时候一定要坚守，你也可以坚守，但是在坚守的时候一定要疏离；你可以执著，但是在执著的时候应该优柔，你也可以优柔，但是在优柔的时候应该执著。

合理化也是个好东西。先举反面的例子：如果作家不能将自己和创作合理化，就会跟屈原、海明威、川端康成一起自杀；如果一位官场人物不能将官场和人生合理化，就要刎颈，刎颈不成就割腕，割腕不成就摸电门，摸电门不成就翻墙跳楼；如果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不能将社会现象和成长过程合理化，就很有可能抑郁甚至疯癫。

再举正面的例子：鲁迅曾经是个“愤青”，但在人生的后期，他把自己纳入边际之中，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老子“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流芳百世；王某“不与天斗，不与地斗，不与人斗”，其乐无穷，活得舒适滋润，打眼一看就是一副健康长寿的样子。

看到了那么多惨烈的反面现象和这么多伟大的正面形象，我有一种顿悟的感觉：人不娱己，天诛地灭；人若娱己，无人可敌；所谓的写作，不过是我手写我心而已，不必硬着头皮去探求天人合一，更不必徒劳地去摸索边际和妙；有人观摩，那是意外之喜，有人喜欢，那是惊喜，都不必强求的，也是强求不来的。

自我合理化之后，你会发现写作具有许多美妙的功能，首要的便是文字具有补偿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曾经非常忧虑地远远地看着作家余华，生怕他哪一天并不突然地崩溃或者自杀；现在，我仍然远远地看着他，看着他活得很滋润很风光，放心了。是什么东西让一个敏感并抑郁的文学青年变成一个声名卓著的成功人士呢？毫无疑问，是写作。不是写作换来的那点稿费或版权，那不值一提；也不是写作带来的那些荣誉光环，那可可有可无。最关键的是，写作本身具有宣泄功能，能够将抑郁等不良因素排出体外；写作还有提升功能，能够

充实内心、提高修养，像一味中药，缓慢却有效地治愈头脑中莫名其妙的病症。与写作的辛苦相比，写作的补偿作用大矣哉。

在我看来，文字尤其是文学，很可能是妙和微相互转化的最佳载体，也可以说是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合理化的最佳结果。塞万提斯先生应该看到了这一点，才写了千古名著。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的原因和过程，只有用文字（文学）才能表达得最清楚；与此同时，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恰恰与写作相似，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既然写作如此合理，我为什么没有写出优秀的作品呢？因为我不够坚守，找到文字边际的时间比较迟；因为我有点疏离，在各种另类之间徘徊太久。这样的说辞仍然有“合理化”嫌疑，不过，嫌疑再大再多也不要紧，因为文字还有另外一项美妙的功能，这项在人世间得以最大化实现的功能就是狡辩，比如叶德辉先生说，“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话说到这一步，可能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合理化是否合理呢？嗯哪，这个答案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是不知的。我所知而且能做到的，是将自己不断地合理化；在这个不断合理化的过程中，却有一条清晰不变的“原则”——大家喜欢称这个原则为底线，我更愿意称之为“己微”，也就是个人的边际。我个人的边际是这样的：允许自己在现实操作层面继续疏离、尽量妥协，但是在精神思想层面一定要坚守、一定要执著。说得再拽一点、酷一点，就是要追求“诗意地栖居”，如果不能“诗意地栖居”，那就“诗意地蜗居”，总之，“居”如何是次要的，“诗意”却无论如何不能放弃。

当然，诗意同样是一个关键词，有很多歧义，本文无意也无力继续对它辨析下去了。

王丰江

（2009年12月底草稿，2010年1月上旬改定）

目 录

蛇眼看球

当一次冠军如何?	(3)
自信就是泰山	(4)
保卫济南 保卫泰山	(5)
“泰山革命”和宋毓明	(6)
泰山将军有福了	(7)
变化后的胜利	(8)
足球娃娃长大了?	(9)
激情不再	(10)
泰山的阴影	(11)
比较两棵树	(12)
要致富 先修路	(13)
好看不好看	(14)
向巴力斯塔学习	(15)
谁敢玩	(16)
大可不必这样累	(17)
有朋自远方来	(18)
泰山队的矛盾论	(19)
欣闻新人笑	(20)
事到万难须放胆	(21)
“黄道”之旅	(22)
人为什么运动	(24)
父爱的另一面	(26)

风花·烟絮·足球	(28)
给您搓搓背	(30)
贤者在位	(32)
遵义还是庐山	(34)
海埂中举	(36)
愿望与结果的距离	(38)
大话字谜	(40)
男女有别	(41)
三分春色二分愁	(43)
边路传神	(44)
当了一回大款	(45)
"毛病"论	(46)
金种子的传说	(47)
一个王朝的背影	(49)
太极之道	(50)
冠军相	(51)
要有平常心	(52)
以赌博的方式	(53)
足坛对对和	(54)
有作为才能有地位	(55)
生命不能承受之累	(56)
放下即佛	(57)
计谋和体能之累	(58)
"佳话"何时了	(59)
纳米与足球	(60)
第五种累	(61)
足球彩票应该发行的一个理由	(62)
感悟说话	(64)
黑骏马	(66)
可怜的王子	(67)
认识国情的三种方法	(68)

好胃口难得	(70)
攫取更高附加值	(71)
事不过七	(72)
被绑架的中青队	(74)
鸽子与瓶子	(76)
奥运旗下谈组织	(77)
大历史中的国足困境	(79)
现代六尺巷	(81)
文化的碎片	(83)

七日谈

每人都是赢家	(87)
春之将至	(89)
共饮半杯水	(91)
考试一家亲	(93)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95)
春天的菠菜	(97)
浪漫的东西南北	(99)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01)
生活在戏里	(103)
“圈地运动”新解	(105)
我的误解	(107)
不同的动物	(109)
原创是个问题	(111)
缺什么补什么	(113)
在规律里打滚	(115)
非常道	(117)
认识你自己	(119)
怦然心动的选择	(121)
新“章回体小说”	(123)

最不糟糕的	(125)
大话一根筋	(127)
娱乐化之第四次浪潮	(129)
走在星光大道上	(131)
这个年代的语境	(133)
喧哗与骚动中的安静模式	(135)
争论就像朵朵花儿开	(137)
野百合“也”有春天	(139)
为娱乐大会正名	(141)
娱乐大会揭秘	(143)
回归就像回家	(145)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焰火	(147)
你说了算	(149)

文字的陷阱

优柔的执著	(153)
毛病	(154)
不真实的真实	(156)
不规则的规则	(158)
不规律的规律	(160)
完美的脆弱	(162)
自由的约束	(164)
美丽的错误	(166)
完整的局部	(168)
复杂的简单	(170)
文字的陷阱	(172)

附录

无聊的趣味	(174)
一句话能有多少种解读方式	(176)
李逵、李悝和理亏	(178)

娥里如一	(180)
谁有资格说错别字	(181)
谁可以制造文字的陷阱	(183)
臻可臻 非常臻	(185)
要 害	(188)

敲边鼓

不再上电视	(191)
观众可以说不	(192)
也说大片	(193)
为啥“防记者”	(194)
媒体的两面性	(195)
成长的烦恼	(196)
美差的背后	(197)
跑动中的媒体	(198)
人生没有一劳永逸	(199)
有异的开头	(204)
浅谈广播电视对汉语言的影响	(208)
广播新闻写作应该注意的几个“细节”问题	(213)

唱山歌

命运三弄	(219)
不愿去医院	(220)
年龄问题	(221)
有色饺子	(222)
女生和疯狗	(224)
《大明宫词》的反动意义	(225)
被封杀的真相	(226)
真实离我们有多远	(228)